

若谷

西遊記



## 張若谷：西遊記

### (一) 腳踏車的城市

第一次踏進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登的市街，最使旅客注目的，是滿街飛跑的腳踏車。

阿姆斯特丹登有北方威尼斯的別稱，有不少河流貫穿全城，從清碧的河水上，反映出許多紅磚古屋的倒影，非常悅目。

街道上很少汽車，到處祇看見騎腳踏車的人，川流不息，穿梭行人叢間。在這裏唯一便利而又經濟的交通利器，就是腳踏車，而且喜歡騎腳踏車的多半是女人，因此給街頭點綴了很愛嬌的景象。

初到荷蘭觀光街頭風景的外方旅客。都容易發見阿姆斯特丹登的少女們都生有很健美的腿膀，她們爲了有騎腳踏車的習慣，腿部發育得更形堅實，荷蘭女人對於足部的

修飾不亞於巴黎的女人。

在唐拉克 Daendels 咖啡館門首空場前，這裏是荷蘭京城大動脈的熱鬧地段，常常坐滿許多衣冠整齊的紳士先生，很有閒地舉杯喝麥酒。比利時人和荷蘭人都有共同特殊的嗜好，他們喜歡坐在咖啡館的門口喝麥酒。他們可以經過二三小時的長久，一面喝酒，一面欣賞卡凡司德拉 Kalverstraat 大道上，來往如梭的騎着腳踏車的美麗女人。

但是他們注意的不是女人的臉容，他們都睜着飢渴的眼睛，向着兩個車輪中間一雙雙閃動的玉腿，發生種種非分的幻想。

(11) 真是一座貞節城嗎？

到了黃昏電燈放光時分，我在阿姆斯特丹登各條熱鬧的街道，獨人徘徊散步。我打算在人行道上的女人羣裏，觀察荷蘭娼妓拉客的情況。可是我的計劃失敗了，在熱鬧

街市行人擁擠的地方，我從沒有發現一個可疑的女人，像在巴黎或白露塞所習見的那些沿路拉客的娼妓。

我放開脚步大模大樣地走到唐拉克咖啡館中去兜了一個圈子，特別留神注視那些獨坐一隻小桌前的女人們。我故意放重脚步，或者望她們瞥視一下，可是她們都神色鎮定，若無其事地老坐在那裏。有幾個祇聳聳肩膊，還有幾個嘴裏却噤哩咕嚕說着我聽不懂的說話。看她們的表情，都像是很正經的女人。

真是咄咄怪事。阿姆斯特丹難道真是一座貞節的城市嗎？這裏是沒有娼妓的嗎？像這樣一個近海口的大都會，居然會使娼妓絕跡，豈不是一個奇蹟？

可是我心中終有些懷疑：暗想莫非娼館是設在指定的特別區域，我不妨自己留心去獵尋。在阿姆斯特丹登我一個熟人都沒有，去向誰打聽好呢？去問警察吧，第一我說不來荷蘭話，而且像這樣的事件，我也不敢胡亂問詢，最好的方法，還是回到旅館去問那個會說法國話的茶房。

那個狡滑的茶房，雲着眼睛回答道：「先生，你要找尋的地方離開這裏近得很呀，就在旅館後面的河攤一帶。」他指着牆壁上掛的一張荷蘭京城地圖，告訴我應走的路線。

### (三) 誘惑人心的櫥窗

特別區便在靠近碼頭的一帶，離開旅館不遠，那邊都是破舊的陋屋，出入其間者，多半是船上的水手，各種國籍俱全，有黑人，有××人，有印度人，……

在 Geldersche Kade 路上，我給一個奇怪的櫥窗吸引住了，站停了脚步。這是一家商店模樣的臨街櫥窗，外面裝着一方厚玻璃，櫥窗中陳列着幾個坐墊和氈氍，氈氍上橫陳一個有骨有肉的活女人，身上祇披一條透明的輕紗，袒裸出她的胸腹，很慷慨地給路人欣賞她身上的線條美。兩隻腳穿上一雙黑絲襪，黑白相映，格外襯出她白玉般的腿膀。多麼別緻的窗飾，原來阿姆斯特丹的妓館是這樣地公開的，無怪當局者要

行取締，祇准開設在冷僻的地段。你們別忘記，荷蘭還是一個女皇的國家哩。

我正站在窗前出神，那個半裸體的女人，輕輕叩擊玻璃窗，嫣然向我微笑。她做個手勢，招我進去，而且做出一種異常肉麻的姿勢。我看得渾身難過，離開了這個櫥窗前行，走不到十分鐘工夫，又是一個陳列人體的櫥窗，呈現在我的眼前。

這一家妓館望上去似乎比較剛才一家還要大一些，因為在櫥窗中陳列有兩個半裸體的女人，一個是半蹲在坐墊上作紙牌戲，還有一個，仰身斜倚在氍毹上，從容地抽着紙煙，他們兩雙妖媚的眼睛，不時向路人送着誘惑的秋波。

#### (四) 地下的賣淫窟

在靠近一條河岸邊的新奧老夫 *Sint-Olafsteeg* 路上，有幾個荷蘭的娼妓，在那裏徘徊散走。她們知道我是一個異方的旅客，她們試用各國的言語和我週旋，先用英文，繼用法文，德文，有一個竟會用日本話和我搭訕頭，阿姆斯特登的妓女，都有做外

交官及外國軍官情婦的資格，許多國際間諜們，是常常利用她們探刺敵國情報的。

在新奧老夫路一帶，地段很冷僻，房屋也都是破舊不堪，這裏看不見那些誘惑人心的妓館櫺窗了。可是我却又發現了一種地下的賣淫窟。

在一家貧民式的住家門口，門戶是半開半掩，可以看見一個五六級踏步的小梯，是降通地下一小室的。站在街路上，可以從容窺見內部的佈置。一間張滿五光十色布縵的地下小室，中設一隻沙發，鋪陳許多柔輦的墊子，一盞強烈的紅色電燈，把小室四週，照耀出非常富於刺戟性的色彩。

門口倚着個醜老婦人，她是這地下室的女主人，她是專門接待路人去問津的，她操着不規則的英國話，歡迎我進去參觀。

我躊躇了一會，要進去收集材料嗎？我想犯不着，因為在外面不是也可以看清楚內部的一切嗎？

## (五) 台基式的小客棧

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登，有一條狹窄的小路，叫做華爾摩街 Warmcelstraat 的，那邊常聚着一羣衣服襤褸的頑皮孩童們，每天發生相罵打架，吵鬧不休。小街兩旁，開着幾家台基式的小客棧。

我走過這一條街時，恰巧看見有一對工人模樣的男女，他們走進到一家客棧中去，第一層樓上的窗間，電光開亮了，窗口的鐵欄杆上，掛着一方半乾的抹布，

一對野鴛鴦已經進到房裏了，女人拉合了兩重的窗簾。不到數分鐘後，窗簾打開了，伸出一只手來拿取那一方正在吹乾中的抹布。

五分鐘後，那幅抹布，又掛到窗口上來了。

許多旅客說，荷蘭是一個清潔的國土，荷蘭人民，不分男女，都有潔癖。街道整潔，住家室中的地板，每日常加掃洗，外國人到荷蘭人家去的時候，都不敢把鞋底下

的泥土去踏污地板。荷蘭的人，都喜歡穿木屐，也是爲了要保持清潔的緣故。

但是從那一天起，那家小客棧窗間的抹布，突然給我一個極深刻的惡劣印象。這一幅抹布，一夜中不知道要經過同一臥房中多少的人使用，這是多麼不衛生而又污穢的東西啊！

## (六) 隱秘的酒吧間

在阿姆斯特丹登，有一條街道，叫做紐文狄克 Nieuwendijk 的，是百戲雜陳的所在，那裏有：戲館，電影院，音樂場，跳舞場，和酒吧間。其中以酒吧間的布置，最富於神祕性。

每一家酒吧間，都裝有雙重的門戶，推進第一重門時，有第二重門掩着，看不見內部的情形，玻璃窗內，又垂掩有很厚的呢簾，在這種酒吧間裏，究竟藏有什麼不可公開的東西，而欲這樣謹慎地關閉起來呢？

爲了激於好奇心，我衝進了兩重門，滿想一飽眼福。但是，事情有大出乎我的意外者……這原來祇是一家很普通的酒吧間罷了。沒有一些祕密，更沒有什麼需要掩藏起來的東西。

座中有幾個很和善的 upper 人物，幾對怨男癡女，和幾個兵士，那幾個丘八，大約都是過了歸營時間在這裏守夜等天亮的。他們都很虔敬地傾聽音樂隊演奏流行的時調小曲，每罷一曲，他們個個鼓掌，鼓勵樂師們再接再厲地吹打。

這裏真是一個古怪的地方，在特別區域內，賣淫的女人簡直可以公開陳列在街頭櫺窗裏，但是家庭式的男女聚歡飲酒，倒反而要躲在雙重門的後面。荷蘭又不是一個禁酒的國家，荷蘭人的豪飲是世界有名的，我真打不破這個啞謎。

在阿姆斯特丹，家花不及野花來得自由！

## (七)

### 陌生女人的微笑

溫克爾 Winkels 咖啡館，是阿姆斯特丹登城中最貴族化的一家，布置裝飾，異常富麗，桌椅舒適，管絃樂隊奏演高尚的樂曲，座間都是衣冠整潔的紳士及淑女們。

在特別區域看見了那些不堪入目的賣淫窟竅以後，我很失望地仍舊回到卡凡斯德拉熱鬧的大街上。我走進溫克爾咖啡館，叫了一杯 Mokka 和幾樣糕餅。我方坐下不久即發現在隔鄰一隻小桌前，坐着兩個女人，她們兩雙秋波老是釘住着我。

真是奇者怪也！我心裏暗自猜想，這或許是出於我的誤會，她們雖注意看我，或者完全是激於好奇心，沒有什麼其他的用意。但是她們又向我嫣然笑起來了，我旋過頭去看看背後有什麼吸引她們的人物。在我背後，祇有一根柱子，一隻陶盆，和一株小棕櫚樹而已。那末她們當然是我這個東方旅人當她們的對像了。

我便也注視她們，看她們有什麼表示，這兩個陌生的荷蘭女人，其中有一個竟然做起媚眼來了，於是我的疑竇也完全解答明白了。

我初到荷蘭時所觀察得的印象，完全錯誤了。原來阿姆斯特丹，並不比其他各國

的城市更來得真潔，也是一個充滿罪惡及淫慾的人間都會。

### (八) 從荷蘭飛到德國

從荷蘭阿姆斯特丹登城乘飛機，約二小時半，即可到達德國的漢堡。

從飛機下矚北方威尼斯的最後縮影，那些縱橫貫穿街市的河道，像是用銀絲結成的網一般。別了！阿姆斯特丹。

我乘的飛機是德國Lufthansa航空公司中的，沿着Zuiderzee海岸飛行。先經過Wildeshausen，是荷蘭最重要的無線電站。當機身超出地面一千米突時，俯看地面上的汽車，微小像昆蟲一般。不久，我們升到雲堆的上面，好像進了另一個世界。我旅行歐洲的動機，是要觀察都會的風光及人間的罪惡，平日耳目所接，都是富於人間味的景像，如今一朝遠離開了娑婆世界，在天國中遠走高飛，未免覺得有些孤寂的心境。

我是有生第一次坐飛機，第一次蕩漾在無邊無際的碧空中。飛入了雲海，高出了雲山，還是望着光明的高處飛去。我幾乎忘却了世界的一切，忘却了人間的一切。這個時候，我身雖凌荷蘭及德國北部的天空，不知怎樣地忽然牽念着從飛機上摔倒在地下的詩人徐志摩來了。同時還記起他生前的這幾句話來了：

「飛上天空去浮着，看地球這彈丸在天空裏滾着，從陸地看到海，從海再回看陸地。凌空去看一個明白，這才是做人的趣味，這皮囊要是太重擲不動，就擲去它，可能的話，飛出這圈子，飛去這圈子！」

## (九) 德國第二大都市

飛機從阿姆斯特丹登出發，一小時半後，即飛過荷蘭的邊境，德國北部的幾個城市，如 *Nordhorn*、*Lingen*、*Cloppenburg*、*Wildeshausen* 等都在我們的腳底下先後過去，我真像在一張廣大的地圖上，凌空散步一樣。

偶憶故詩人鄒翰飛有詩句：「男兒墮地非凡庸，不敢雌伏窮蒿蓬，絕裾掉首出門去，飄然天地飛冥鴻。冥鴻展翅入雲際，俯視下方眼界空，曠覽八方小於笠，中邦一點蒼煙中。海外山川任遊歷，雲波萬丈盪心胸，匡廬太岳視糞土，山程水驛途難窮。」這不管是繪寫我當日凌空飛遊的情景。

中途飛機在白蘭姆 Brene 一度降落，接引一個旅客，一刻鐘後，我們又飛上了天空。

一小時後，我們在愛爾貝河下流，看見一座很大的城市，工廠煤煙薰天，海港泊有蛭蚰般的輪舟，在許多灰色的建築物間，隱約可以辦出青的園林，和銀色的湖沼。這就是德國的第一個商港漢堡，牠是德國第二個大工城，也是世界上有名的一個大都市。

漢堡共有人口一百十五萬人，全國工商業都薈萃在這一個大城中。街道廣闊整齊，不亞於德京柏林，鐵道電綫密如蛛網，工廠林立，早夕機聲聒耳，是一個銅鐵機械

的世界。

## (十) 近代的巴比倫

德國人都有盛大的愛好，他們從不做一件半途而廢的事情。漢堡，是一個巨大的怪城，也可以算是世界最大的享樂場所的中心。

在漢堡，有一個地區叫做聖保黎 Saint-Pauli 的，其廣大等於是一座城市，這是德國淫業最興盛的一個人肉市場。妓館，酒店，戲院，林立街頭，即以淫風熾盛著名世界的法京巴黎，也不能望其項背。漢堡城中的聖保黎區，等於是二十世紀的巴比倫。

巴比倫是古代一個荒淫無度的國土，在基督教的舊約聖經上，常常可以看到關於巴比倫的記載。

「巴比倫素來是耶和華手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萬國喝了他的酒就顛狂了」。

耶利米書

「巴比倫素爲列國的榮耀，爲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。」（以賽亞書）

「耶和華說，我必使巴比倫的海枯竭，使他的泉源乾涸，巴比倫必成爲亂堆，爲野狗的住處，令人驚駭，嗤笑，並且無人居住，他們要像少壯獅子咆哮，像小獅子吼叫，他們火熱的時候，我必爲他們設罷酒席，使他們沉醉，好叫他們快樂，睡了長覺，永不醒起。……巴比倫因耶和華所要降與他的災禍，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興起，」（耶利米書）

讀舊約時對於古代巴比倫所憧憬的一切荒淫情景，在二十世紀的今日，又復現在漢堡城的聖保黎區了。

（十一） 街頭不良少年

聖保黎，也可以譯做「勝巴黎」，每到夕陽西墜，喝得醉醺醺的漢堡人士，和來

自各地面有笑容的外方旅客們：都成羣結隊，擠到這一個近代的巴比倫城裏。在這裏的夜生活，從黃昏開始，要一直延長到第二天的拂曉，東方吐出魚白色的時候才告終止。

在 *Reeper-Bahn* 的人行道上，幾百個娼妓在行人叢中勾引獨身的步行者。你走不到十步路，便有一個女人過來和你搭訕，有時候會給四五個女人，把你包圍起來，形勢洶洶，比在上海四馬路及三大百貨公司前的野鷄，還要更來得窮兇極惡。這許多散滿街頭的娼妓，年齡高下不一，從未成年的雛妓起，一直至四十五歲的老婦人為止，而且還有許多無恥的少年，常在人堆裏，暗地拉你的衣袖。你們不要忘記，德國是一個好男色的國家。在日本稱爲「色男」，法國人稱做「白嘴」*Blancs-Becs* 中國人所謂「相公」或「兔子」一流的不良少年，在漢堡可以算一種特產。

在巴黎更有一種妖形怪狀的不良少年，他們都是男扮女裝，專取媚於一般中年的男人。這種變態的人物，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都市中都有，不過大半都是藏匿在隱秘